

原创长篇小说

单式

单式

03 15 26 30
12

期 10571300 011480 2003

信 查 询 : 2582 发 送 至 移 动 285
信 查 询 : 962582 外 地 : 11699818 网



冯西海◎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8912587895788461

大衆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彩票/冯西海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80240-009-2

I. 彩... II. 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4597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北京京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张 18.625 字数 240 千字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 978-7-80240-009-2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内容提要

冯西海，是陕西文坛新涌现出的一位实力派青年作家。他创作的《彩票》以其特有的情节发展，讲述了周山市公交公司干部李洋，因意外中奖而引发的一系列的家庭悲剧。

该书现实生活的逼真描写和地域历史文化的反思交织，集可读性、艺术性为一体。在这场主人公梦魇般的传奇故事里，人性的贪婪、阴暗、狡诈刻画得入木三分，特别是对体育彩票发行大鳄黑幕的成功揭示可谓鬼斧神工，骇人听闻，相信你展卷阅读后，会引发灵魂深处的多层次思考。

1

这年头，一夜间暴富，住别墅、开豪车、养情人、穿名牌、抽高烟、喝名酒、吃西餐，成了不少周山男人趋之若鹜的美梦。

逃离妻子奚落和谩骂的李洋，裹着件旧茄克，畏畏缩缩，没精打采，一个人在车水马龙的滨河大道上走着。正是秋风萧瑟的季节，一片片黄叶打着旋儿从树枝上飘下，滚个身，被吹到地上，遭到行人漫不经心地践踏。

老天爷演奏的四季交响曲高潮刚过，马上进入万象俱灭终曲的门槛，而这秋季乐章的过门多少令活得不顺心的李洋更觉得凄冷和无助。

街道两旁，来不及换季的少女们仍然穿着勾勒婀娜身段的裙装、裸着白玉似的大腿吸引男子眼球，一辆辆屁股冒着黑烟的名牌私家车，肠梗阻似的蠕动在城市发炎的胃道里，隔着变色玻璃依稀可见车主留着小胡子、叼着香烟的大亨气派和副驾驶位上小鸟依人妖娆妩媚的都市靓女。慢行道上，骑自行车的、开摩托的、跑蹦蹦车的多是些衣着寒俭的下苦人，而人行道上李洋前后晃动着的，则是一些退休老人，像古董一样迈着历史的步伐缓缓演绎着这座千年古都亘古不变的节奏。

李洋脑子里一团乱麻，除过刚才那些他不快的琐忆外，只剩下这么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念头支撑着他男人最后的人格。

“小姐，给我买一张。”

“先生，先给我，我来了好长时间啦。”

“别急，别急，都有份……”

走到十字路口，只听见居福购物广场前人头攒动，正前方，一个巨幅的舞台背景电脑喷绘特别抢眼：走遍全省——《长平都市报》文艺演出。红色的背景下，报社的标志硕大无比，高高的舞台上，一群蓄着长发、奇装异服的城市新人类正在表演热辣火爆的街舞，围拥的观众里三层外三层，而人墙的外边，一张罩着白布的桌子四周簇拥着一堆人，后面的拼命伸着胳膊，向里面递钱。出来的人很兴奋地高举着一份喷发着油墨香的报纸，像是奥运健儿拿回一枚亿人瞩目的田径金牌，满脸自豪。

“师傅，这是干啥哩？”李洋魂不守舍地站在人群边沿发呆，像是一只正在冬眠的章鱼被汛风一夜间送到海滩上，弄不清汹涌的大海瞬间为什么发生了恶作剧的原因。

“买报纸，抽号中奖，还能免费看长平帅仔靓妹的表演，天上掉下的好事，你不知道？”

对方是一位穿着广告T恤的农村小伙，头发刺猬似的耷着，衣服前面印着“长平都市报”，后面则是“订报限送5桶莫水牌新鲜扎啤”，手里捏着的帽子上却印着“周山商业银行欢迎你”的字样，一边说话，一边抖着手中的一卷新报纸，嘴里咬着名片般大小的小票，好久不刮的胡须鼻翼下抖动着，几星在阳光下发亮的清鼻掩饰不住满心的兴奋。

“不掏钱看节目，还有奖？”李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愣在原地发呆。对方却兴冲冲地挤进如潮的人群中。

在摇滚音乐浪潮的冲撞中，李洋这只沉睡的章鱼终于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对，买报纸，才5角钱，弄不好抽上一等奖，中500元，让周琼那势利庸俗的女人回家看看！发财的欲望一旦打开人的大脑，即使是榆木疙瘩，也会变魔术般开窍。

“同志，给我买一张。”李洋从裤子屁股口袋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零钞，仗着个子高胳膊长，像是动物园里长脖子的长颈鹿，把自己的手伸过人头和肩膀构筑的防线，直接塞到坐在桌子后面正忙着点钱找钱发报纸和奖票的小姐眼前。

“你这先生，急啥？大家都在排队，遵守点纪律好不好？”小姐戴着一顶“李宁牌”太阳帽，一口普通话，和李洋的大秦方言比起来，立马让他觉出文明与野蛮的距离。

“我来了一个钟头啦，真的。”

李洋在人海浪潮的波动下一会儿被卷进来，一会儿又被冲出去，第二次把手伸出去时，他感觉自己手里揉的像核桃的钞票在汗水和阳光的炙烤下，简直成了可以改变家人命运一夜间大富大贵的阿拉伯神灯，更迷人的是小姐鬓间的栗色卷发偶而拂过手心，痒痒的，冰凉的体温和滑腻的皮肤虽然只是短暂接触，但一股电流霎时涌遍全身，麻酥的冲击波从手心传到大脑皮层和纵横交错的血管，那种要死的幻觉令人忘乎所以。

“求求妹子，快给老哥买吧。”李洋甚至放下机关干部架子，低声下气地乞求，正在表演街舞的几个小青年正跳得起劲，一个穿着黑色“舞”T恤的小伙突然头朝红地毯舞台上一碰，一只胳膊一撑，翻了一个跟头，接着又倒立如松，黑T恤滑下来，露出精瘦的排骨和肚脐旁的纹身图案，在爆风雨似的音乐节拍里，观众们的叫好声和掌声也瓢泼而下。见小姐不理自己，李洋再次喊了一声，才抢到报纸和奖票。他赶紧把报纸夹在胳膊窝，捏着奖票挤进如火如荼的人潮。

“周山的父老乡亲，我是《长平都市报》记者李婷，很高兴主持这台节目。刚才来自长平的‘五人组合’表演的街舞，没想到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周山不愧是千年文明古都，从大家的掌声中我听到了你们对现代生活新时尚的理解和欣赏品位。咱们大秦是秦腔的发源地，而周山是秦文化的核心地带，我相信在周山听秦腔更是别有一番风味。下面，有请长平电视台戏迷大叫板冠军——程思远先生登台献艺！”

正说着话，只见李婷后面舞台左首入口处已站着一位大约五、六岁的小男孩，小光头上蓄着一根用红头绳扎着的葱似的直立的辫子，上身穿着蓝色黑色花纹的古式戏服，下身是黑色灯笼裤，脚上是系着硕大白丝绒花球的麻鞋，特别逗人的是红

扑扑的小脸蛋上闪烁着一双牛铃般大眼，小鼻梁涂着丑角白，主持人在前边讲，他的一双大眼启明星般眨个不停，虽然主持人李婷是《长平都市报》1000号记者中少有的美女，号称报社“一枝花”，但与程思远的魅力比起来，却吸引了包括李洋在内的众多观众的眼球。

李洋在茫然失意的情绪中，突然趑进这么一个热闹非凡的场合，还有可能中奖，本来就有些意外。当他看见李婷在几位跳罢街舞的新人类小伙退场之后像一阵风飘上台来，清秀可人的表情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皮短裙下一双又白又细的玉腿惹得多情的男人陡生怜香惜玉之感，他认识她，而且一直暗恋着她。忍不住猜想自己与这个女人若发生一段啼笑姻缘肯定和周琼相处的感觉天壤之差，那种灵魂、肉体上的差异，就如同满头大汗在街道边小吃店消灭一碗刀削面和坐在环境悠雅的酒店包间里文文静静地抄着清蒸桂鱼吃米饭的差异。同样是吃，可胃的感受就显出超越物质低层次享受的精神高贵。

正乱七八糟地想着，程思远的悄然上台，让他多少更有些发现新大陆似的兴奋。中年男人太累，虽然手里有一定的钱财可以支配，但上有老人，下有儿女，中间还有一个欲壑难填的妻子，比起花一毛钱就要向家长伸手仰人鼻息的孩子，自然疲惫不堪，所以，天真无邪的小演员让他感到了久违的童真和轻松。

天生丽质的李婷似乎发现人的视线透过自己转移到后面的小演员，她自我解嘲地说：“看来大家都不愿听我啰嗦，思远，你看周山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哥哥姐姐都喜欢你，快站到前头来。”

程思远便站到前头。

李婷弯下腰，白生生的膝盖圆圆的，在阳光下闪着缎子般的光泽。

“思远，先试一下你的耳麦好用着么？”程思远低下头，向插在胸前白衬衣领口的小麦克风“扑扑”吹了两下，抬起头，

说“好着哩”。

李婷说：“你这妆是谁给你化的？”

程思远：“我爷。”

“化得怎样？”

“凑合。”

“你爱你爷还是你奶？”

“我太。”

“你今天给大家来表演什么节目？”

“大秦快板。”

“你最喜欢中国哪个演员？”

“胡兵。”

“为啥？”

“一块演过节目。”

“你最喜欢中国哪个主持人？”

“李咏。”

“为啥？”

“见过。”

由于美貌的李婷问话时一直笑着，语句像正常人一样完整，而小小的程思远却大人般沉稳，三两个字的回答，与他滑稽的白鼻梁形成巨大的反差，全场掌声雷动。在欢乐海水的冲击中，李洋想起了自己童年一段久已遗忘的往事。

出周山县西去十里许，有一个靠近渡口的李家庄，李洋便诞生在这个村庄里的一户农家院里。他小时候不爱上学，老师布置的作业经常晚上回家来不及时做，却忙着和小伙伴们打面包，滚铁环，摔泥盆，砸皇上，在游玩的童趣中，忘掉一切。第二天上课时，班主任处罚他站在教室后面，听完半天课，别的学生放学了，他却和几个同样劣迹的被反锁在教室，强迫完成“任务”。冬天很冷，穿着棉裤的他想尿，趴在窗子喊，可班主任早就回村里的家吃饭，只好尿在裤子里，先是热乎乎的

蜚腿，后来就变凉，棉花里衬的裤子铁皮似的摩擦皮肤，让人难受。

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李洋对学校产生了特别强烈的逆反心理，早上从炕上爬起来，不愿意上学，被母亲用条帚疙瘩在街道上撵，才勉强走进那地狱般的鬼门关。

但李洋也有自己的天堂。

西庄瞎子爷的“水浒”故事他特别喜欢。

每年暑假，连阴雨多，庄户人家没事，总躲在大队饲养室空屋里闲聊，西庄瞎子爷的故事便成了农村无聊精神生活一道鲜美的大餐。瞎子爷年轻时上过省立高中，满腹经纶，怀才不遇，气坏了双眼，但肚子里的“水浒”“三国”却蝴蝶般缤纷，由于他居住的西庄离大队饲养室较远，往来不便，李洋便每天冒雨踩着泥路去接人。

他抬起瞎子爷的拐杖一端，另一端的瞎子爷戴着石头镜，仰着白胡须，头戴瓜皮帽，与村里一般男性农民头上包头巾的打扮迥异，在雨天的李家庄街道平添一种贵族气派。

到场时，等了一屋的人便催着瞎子爷快讲，说昨天讲到“扑天雕两修生死书，宋公明一打祝家庄”，宋江一伙在祝家庄被困，怎么脱的身啊。

瞎子爷不急，在“书童”李洋把他领上中间的石碌礅上坐定后，盘起腿，从腰里掏出烟袋，在棉鞋底上磕磕，又塞进烟叶绣包里装满，李洋接过老人的火石，双手一碰，火花四溅，引燃用玉米缨搓成的火绳，点着烟，在一股氤氲的气味中，瞎子爷“咳咳”两声，才开始讲道——

《水浒传》真乃天下奇书，第五才子金圣叹评点时说《水浒传》旧时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闲事，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他便《国策》、《史记》等书都不肯释手，《水浒传》有功子弟不少。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四十而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何以言之？用违其时，事易尽也。上回咱们讲到宋江宋公明带众将一打祝家庄失

利，今天讲他如何金蝉脱壳，再新立功……

此时的李洋，一点看不出劣玩成性的痕迹，他静静地席地坐在瞎子爷脚下，双手托腮，神情专注，全部思想马上集中到“一丈青单捉王矮虎、宋公明两打祝家庄”的故事中去。他长大后矢志文学的缘由，很大程度上与这时的影响有关。

李洋儿时的另一个乐趣，与小朋友过家家的游戏有关。

他家的邻居三叔在长平眼镜厂当工程师，膝下两个宝贝女儿。每年暑假，一对千金回老家省亲，大女儿李婷性情敦厚，皮肤白皙，穿着长裙子，塑料凉鞋，黄毛大辫子垂在胸前，走路一甩一甩，在穿着土气的一帮农村丫头群里显得鹤立鸡群。

农村孩子喜欢玩耍亲亲（又叫过家家）的游戏，学习不好的李洋由于匪气十足，加之又有打架出名的同族哥哥罩着，往往被奉上“新郎”宝座。姐姐李婷人漂亮，与乡下小子们打成一片，而妹妹李芳却不喜欢臭小子的疯狂，整天呆在家陪奶奶纺线，李婷这个城里女孩便成了一帮土生土长男孩心目中的“女皇”。

找个背人的墙角，先是拣来几块砖，做成“磨子”，仿照大人，用自己做的筛子过土面，在“磨子”上磨，然后用泥做成瓦盆、瓦碗、房子什么的，最后是结婚。

一个男孩在前边引路，四个男孩八只手交叉，分别抬着“新郎官”李洋和“新娘”李婷，后面跟着两个女孩端着泥制的碗、盆、锅等“家具”转一圈，两个新人便躺在用砖铺成的炕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撩起女孩李婷的裙子“生娃”。由于他们的年龄在五六岁左右，对性事不懂，虽然小鸟和巢已融为一体，但不会构成伤风败俗的结果。

中年李洋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李婷四仰八叉躺着，裸露着，一双眼纯真无邪地闪烁，自己跪在她的面前，一丝不苟地履行“丈夫”的义务。

婚姻的不如意，一次次刺激着他的回忆，若干年后，已成

为大学生的李婷出脱成绰约动人的少女，巧遇正在长平北郊一所中等专业学校读书的李洋。那时，李洋已对文学创作如痴如醉，在学校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爱情诗篇，并难以忍耐生理发育的膨胀，对异性的向往经常充塞着梦境，暗恋上班里一位来自陕北、长相酷似李婷的女生。遗憾的是，有些害羞的李婷对儿时的事竟然浑然不觉。

在李洋遥远的往事回忆中，闻名大秦的丑星程思远正一本正经地表演着，他后面的李婷手执话筒，满脸阳光，在观众的掌声中注视前边惹人怜爱的思远小朋友，同时接受着周山人热情的对自己美貌的觊觎。

李洋沉睡的回忆苏醒了，他注视着高高在上的梦中情人李婷，想上去打个招呼，可任他如何目光专注，却淹没在海水般茫茫的人头之中，而天鹅般的李婷，一会飞上来，报一个节目，然后飞回去，一场场精彩的节目走马灯地晃过，来自周山市公交公司、周山市公用事业总公司的嘉宾先后抽了两回奖，都没有李洋手中的“168”号。他自己在公交公司上班，本来不想见自己那没水平的头头，可难以阻挡对财富的向往，只好捏紧手中的奖票，对李婷的情感欲望慢慢退潮，又一次回到现实中来。

你李洋凭什么喜欢人家李婷？人家可是长平大学的名牌大学生，报社记者，月薪 3000 元，长平市户口，而你却是中等城市周山户口，企业小职员，每月 600 多元，苦巴巴不够养活老婆娃。

同样四十上下的年纪，保养极好的李婷看着最多三十出头（比妻子周琼气质好十万倍），那身衣服全是名牌，相当于你半年的工资。再说，你是拖着油瓶子的主儿，和李婷结婚，她能便宜你么？

尽管婚姻质量不高，整天骂骂呱呱，但周琼对丈夫的骂似乎成了夫妻间增进感情的酶，白天或傍晚骂得越凶，上床后两

口子的事便越湿润。哪天不骂了，一上床那件让李洋如癫如痴的事情往往寡味，甚至被女人一脚踹下床来，半月萎靡不振，仿佛变成了太监李莲英的同类。

凭着你自费出版五本书？李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二十多年，在周山市文学圈子小有名气，先后自己掏钱印了一本诗集、两本散文集、一本报告文学集、一本小说集，但每一本书的销售都让他颇费筹措，欠印刷厂一屁股债。老婆周琼结婚后独揽家庭财政大权，工资被全部没收，听人说他还有稿费收入没交账后，每次上床前便伸手要“小费”，雄心勃勃的李洋尽管撑得难受，但想起堆在地下室一捆捆发霉的“著作”待字闺中时，便狼狈地败下阵来，周琼便骂他写书是赔钱赚吆喝。

尽管内心矛盾，但李洋还是抵挡不住对情人的向往，每当李婷迈着细腿上台时，他的双眼便雷达一样锁定目标。他看见李婷报完节目，从台角穿过人群，走向舞台下方正中央的嘉宾席上，与座位上坐着的一位大背头男人贴耳而语，从侧面看，此人是李洋同村最大的官——曾任《周山日报》总编、现任《长平都市报》社长的李运麦，他的旁边，坐着另一位身份高贵的阔佬，只是手腕上戴着的看似笨重却设计精巧的手表，李洋估计相当于自己两个月的收入。

舞台上，一位曾荣获长平电视台都市女孩第一名的少女，穿着一身黑色休闲服，满身的带子、金属锁眼和扣子，扭来扭去，正模仿杨钰莹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美妙的音乐中，李洋受难似的听着歌手的声音，她虽然不时跑调，但一张好看的红嘴巴极为性感。旁边的那位“手表”看得更专注，以至于左手夹着的香烟烟灰已经有两公分长了，都顾不上抖掉，蚕蛹一般弯曲着，随时会弄脏雪白的桌布。

李婷俯在李运麦的耳朵上，一只小手卷成喇叭状，满脸微笑，老远向不时眺望的李洋隐约露出浅浅的乳沟。李洋心里极不舒服地捏了捏奖票，嗓子悬在喉咙眼。

“月亮代表我的心……”都市女孩终于制造完了噪音，希

望得到掌声，但观众席却冷如冬季，人人脸上特别平静。

“手表”却叫了声“好”，“啪啪啪”地鼓掌，见四周没动静，只好很尴尬地咽了口唾沫。旁边的李运麦忙瞧了眼嘉宾台后面报社发行部、记者站的几位部属，不满地撇撇嘴，嘉宾台上才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

回到台上的李婷嫣然含笑，鼓了下掌，站在她的旁边问：“关娅小姐，谢谢您为我们《长平都市报》周山热情的读者献上了一首动听的情歌。你人长得漂亮，歌也唱得好，大家说是不是？”

观众却没有回应。

李婷便向观众递过话筒：“我知道周山的读者热情好客，我是咱周山农村出来的人，乡党们，《长平都市报》办得好不好？”

她问话的时候正好向着靠东边人墙的地方，李洋夹在里面，以为李婷问自己，便用纯正的大秦方言说“好”，旁边四五个人仿佛也受了他的感染，或者是没想到长平城来的这个美女主持竟是自己的乡党，都跟着大声喊“好”，一时间，热情的潮波淹没了短暂的沉寂。

“那么，关娅小姐人长得乖不乖？”李婷又用大秦方言问。

关娅做过职业模特，趁机做了个侧面扭腰送胯的造型，一双长睫毛的眼睛满含风情，特别是稍嫌平坦的胸部之后，与翘起的臀部平行，别有一种风情。

周围的观众很少见过来自省城的美少女，尤其是聪明的女记者李婷活跃气氛的本领显然高出周山市那几个蹩脚的女主持人的做作和笨拙，与其说是冲着关娅小姐，倒不如说是冲着高雅清秀的李婷吼道“乖扎咧”。

在巨大热情的吼叫声里李洋显得声嘶力竭。他知道，自己文人感情多变冲动的毛病又犯了，这一刻，他潜意识性成分的觉醒，导致他全身涌动着动物的血流，在“乖扎咧”的叫喊中充满关中狼的吓人气势。

喊完之后，李洋做贼似的瞧着继续鼓掌的李婷，心里通过一丝不安的成分，多少有些愧疚。

“那么，我们欢迎关娅小姐再为我们唱一首刀郎的《情人》，然后，我们开始今天最受关注的头等奖抽取的闪亮登场，好不好？”

李婷借势出船，因为演技拙劣的关娅仗着美貌一点也没有下去的意思，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节目单，每位演职人员必须出两个节目。

观众席“好”的回应明显低落。

但不管周山人怎么想，自我感觉良好的关娅又开始在舞台上扭了起来。

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用你那火火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有无尽的消魂。你是我的爱人，像百合花一样的女人，用你那淡淡的体温，抚平我心中那多情的伤痕。刀郎的歌声苍凉雄厚，带着新疆奇异的异域风情，让浮躁的城市灵魂洗耳恭听，像天主教徒接受洗礼一样，立即进入反思和平静之中，惊鸿一瞥，踏雪夜归，高山流水，发古幽情，一时洛阳纸贵，曲高和众。

一次偶尔的机会，李洋一个人加完班在夜市上吃了碗哨子面，抚着充实的肚皮正为精神世界的空虚而六神无主，刀郎的《情人》从一家很小的音像店的破音箱里透过夜色传过来，那种感觉，是他久违的精神世界的福音。

记得当年与周琼谈恋爱时，家境不错的周琼因李洋老家负担重，一年后准备分手，李洋喝醉了酒，又被经理派往长平送省建设厅的一位处长。酒精刺激着他的神经，坐在后排座椅上翻江倒海，颇觉惆怅，只觉得精神之马被赶到一片无际的沙漠中，正为生命的危机和生存而绝望。从驾驶员身旁闪烁着绿灯的音箱里，传来了来自内蒙古的大胡子滕格尔的《天堂》，那种无拘无束的粗犷和珍宝般稀少的民族曲调，让李洋为自己的低级庸俗和轻贱生命而自责，与其说是滕格尔在呼喊中解放城

市人的苦闷，不如说活得窝囊的小职员李洋的灵魂终于挣脱藩篱，向自由的天空翱翔。倾听间，他泪流满面，刚才还鬼眨眼似的路灯在车窗外虽匆匆掠过，却情人的眼睛似的充满女性的温柔，甚至连把自己不当人看的经理高梦楼也变成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

你年轻，想进步，不辛苦一点能行？有为才有位嘛。别怪周琼嫌你家里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不想过好日子？你李洋喜欢文学，可世界上那些有名气的大师级作家，除了在文学史上彪炳的声誉和精彩绝伦的著作之外，哪个家庭和睦、健康长寿？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嫁给文人——用大秦方言说是傻瓜，除非脑子进水，谁愿意？你不主动追求人家，结婚后拼命赚钱能行吗？

“听滕格尔，让我第一次明白经典音乐是药，是治疗精神顽疾的灵丹妙药。”事后李洋在自己的一篇散文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对刀郎的钟情，也是因为这个契机。

可惜的是，徒有美貌的关娅显然对《情人》这首歌理解不透，在台上很费劲地摆动着自己性感的肉体，但音乐背后那种品位却被她的拙劣糟蹋得兴味索然。

都市女孩第一名，长平电视台那些编导们吃了屎了，怎么相中了这么个玩偶？李洋忿忿地想，看看周围傻乎乎看“节目”的人们，他匪夷所思地摇摇头，那个戴广告帽的小伙子可能没听过刀郎，却被演技末流的关娅的风骚而倾倒，老年痴呆症患者似的五官僵硬，两眼发直。坐在嘉宾席上的“手表”手中的烟头已灭了，却把上半身向前弯成45度，张着厚嘴唇眼一眨不眨。李洋的目光最后定格在舞台入口处一角的李婷，这才体会到人类的美好，咽了唾沫，再次捏了捏手心已攥出汗水的奖票，等待着噪音之后百灵鸟的歌吟。

在观众稀稀拉拉的掌声之后，李婷手持麦克风，又笑吟吟走上了舞台，她的身后，四位穿着刺绣丝织布旗袍的模特小姐走上来，分别抬着一个抽奖箱和一个空托盘。

原来，凡是现场观众掏五角钱买了一份《长平都市报》的，奖票一分为二，一半存根由本人拿着备查，另一半放入箱中，由嘉宾在节目的间隙分别抽取一、二、三等奖，当场兑现。引人关注的一等奖价值500元，奖品为时下正流行的UT-STarcom小灵通1部和明年《长平都市报》赠报卡一份。

“现在，我们有请来自长平和周山最尊贵的三位嘉宾——长平市体彩中心办公室主任高梦鸿先生、《长平都市报》社长李远麦先生和周山市公用事业总公司总经理杨丽鸽女士，共同为我们揭晓今天的头等奖！”

在李婷的手势下，从台口上来了三名领导，多情却穷酸的李洋一下子像产房门口等待妻子生产消息的丈夫紧张起来，他清楚地记得，儿子生产时的那晚，自己在医院几乎一夜没有合眼，满脸惶恐，一心紧张，直到骄傲的护士走出玻璃门板着脸说：“7床，男娃，大小平安！”才抽了筋似的瘫坐地上。值得一提的是，十年过去了，那次的不安是因为后代的延续，而今天的李洋却为财富积累雄壮乐曲的前奏充满期待和希盼。

人的欲望是一切生机的动力，同时又是暗藏杀机阴险刁诈的天外杀手，这是上帝千百年来用血淋淋的事实给我们的昭示。李洋旁边的那位戴着广告帽的农村小伙显然也被这欲望折磨着，刚才还为美色专注的眼神，此刻虽看着同样美轮美奂的李婷，全部注意力却聚焦在同样美轮美奂的模特玉手捧着的红色抽奖箱上。

仿佛是为了缓和人们的紧张情绪，依然笑吟吟的李婷和三位嘉宾握了握手。

按职务顺序，高梦鸿本应走在最前位，但在入台口，却把注意力放在唱完歌的关姬小姐身上，一边伸出戴着“西铁城”表的肥手一边双眼发亮说：“小关的歌唱得不错哟！”半天握着美人的酥手不丢，李远麦捅一下他的腰眼也浑然不觉。在众目睽睽之下，只好和一脸憔悴却高傲如鹤的老女人杨总经理走向台中。高梦鸿见状，只好匆匆给关姬小声说“关小姐一会儿回